

## 梨园素描①

编者按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形象地展现出戏曲工作者对艺术的执着。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一代代戏曲人以敬畏之心和精湛技艺，为戏曲的传承发展孜孜以求，绘成戏曲艺术多彩斑斓的画卷。本版邀请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讲座教授傅谨开设“梨园素描”专栏，撰文“描绘”他眼中的戏曲名家，展现他们独特的艺术风采。

## 老师少兰

傅谨



叶少兰演出剧照

发挥了“叶派”小生唱功的魅力，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京剧小生用小嗓演唱的误解，因此成为首届“梅花奖”得主，充分说明了戏曲界同行对他艺术的高度认可。

少兰老师就这样红了，不过他红得并不顺利，收到的并不都是鲜花，听到的也绝不都是掌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叶少兰率团在全国各地巡演，他携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著名“叶派”名剧《吕布戏貂蝉》《周仁献嫂》和《罗成叫关》等多出大戏，经历了艺术的辉煌。他常常忆起当年在上海演出时的盛况，他住在剧院附近的宾馆，从窗口望出去，看到外面从白天晚上就开始在售票窗口外长龙般排队买票的观众，感慨莫名。此情此景，成为他献身京剧艺术最大的动力，给予他从事京剧表演事业最大的动力。不过在私下里，他也会偶尔提及那段时间所经受的困扰。比如有人在每天后半夜三、四点钟往他宾馆房间打电话，接通后就搁下，这明明是知道他平常睡眠不好，每天演出的戏份又如此之重，就特别需要确保夜里睡好睡足，所以是在故意打扰他的睡眠，要摧毁了他的演出。少兰老师从父亲那里学会的不仅有高超的艺术，还有战胜人生中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定力。叶盛兰虽然一生也经历不少坎坷，但始终坚毅以对，从未向逆境低头。少兰老师初遇这种困扰，一开始也很是苦恼，但是当他明白这只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引起了别人的嫉妒，而对方无非就是激他生气，如此一来，舞台表演必定因分心分神而减色。清代名伶在行业里有言：“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才。”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有了应对方法，少兰老师说他凝神聚力，不为所动，用更精彩的舞台演出回击所有恶意手段，而恰如所料，看到他的舞台演出受影响，这类骚扰也就无趣地中止了。

艺术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梨园行也是如此。戏曲界多数人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后都难免会有懈怠，但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是因为多数人觉得“差不多”的时候还要再进一步。少兰老师对艺术的认真和严苛，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而这正是他成之为表演艺术大师的根本原因。5年前他应邀和张火丁为“相约北京”大型国际艺术节合作演出《白蛇传》，宝刀不老，仍显示了不凡的功力。少兰老师演《白蛇传》是有家学的，当年他父亲叶盛兰和杜近芳合作的《白蛇传》，不知倾倒了多少观众，而少兰老师自己，对这出戏也早就烂熟于心。这次应张火丁之邀率他的3位得意门生再次出演该剧的许仙一角，他担纲戏里最吃重的“断桥”一折。一般的观众只看到呈现在舞台上的“断桥”的精彩，所有合作者念念不忘的，却是正式演出前的排戏过程。《白蛇传》虽然主要是文戏，但是剧中的许仙与白娘子重逢时，惊恐与愧疚相交织，一场戏里许仙有6次下跪的动作，少兰老师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所有在场的人动容，以75岁高龄，每次排练时少兰老师都是真跪，让合作者们既心疼又钦佩。无怪乎这次演出引起极大的轰动，这场《白蛇传》堪称珠联璧合，多少年后还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每次与少兰老师见面，总是受到他对京剧乃至戏曲行业的重重忧患的感染。21世纪以来，少兰老师多次参加全国政协有关戏曲发展的调研活动，为京剧发展建言献策。在2016年中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上，少兰老师有个很长的发言；在2021年召开的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又有一个重要的致辞。前者是面对众多对戏曲发展举足轻重的各部门负责人，后者面对的是对这个行业同样重要的学者和京剧界同行。在这几次我在场聆听的重要发言里，他很少谈外部环境，也不多谈政策支持，他的关注中心始终是戏曲界自身应该如何提升。如他所说，京剧要繁荣发展，无非是抓住三个方面，一是要传承经典，“守正创新”先要“守”住“正”；二是要强化基本功训练，京剧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演出；三是要多多演出，只有大量的舞台实践才能让演员走向成熟。这些道理或许并不深奥，却击中了戏曲行业的要害。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京剧演出市场的滑坡，少兰老师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逐渐少了，他把主要精力转向接班人的培养。现在的少兰老师将近80高龄，前几年他主持了“京剧叶派小生艺术人才高级研修班”，让他多年培养的多优秀京剧小生演员聚集一堂，研讨小生艺术的发展，他的学生们几乎支撑了京剧小生的整片天空。他也在整理自己的艺术心得，最近刚出版了新书《知行集》，正如书名所示，他因行而知，对京剧艺术的规律理解得既深又透。少兰老师壮心不已，还在继续思考探索，而京剧有幸，戏曲有幸，有少兰老师这位老师领军，前景依然光明。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知行集》叶少兰著

## 大家小说

## 我所知道的散文大家杨朔

汪东林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在老一辈知名作家中，散文大家杨朔（1913—1968）虽有过多影响甚广的描写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但他的脍炙人口、特色鲜明、成就卓著的名篇《荔枝蜜》《蓬莱仙境》《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等一批散文作品，将更加铭刻在文学史上，熠熠生光，传之后世。笔者有幸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杨朔同志手下做了两年的外事工作。现就我的亲历亲见，写点我所认识的杨朔同志的若干方面，以示我对他的深切缅怀。

1955年秋天，我从浙江省江山中学毕业，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五年制）。1960年秋天，国家分配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自然十分称心如意，一心想的是尽快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等知名报刊编辑部工作。但却分配我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简称外委会）办公室工作，几天后，我就正式上班了。

当时，作协外委会杨朔任主任，李季、韩北屏任副主任，都是全国知名的作家和诗人。我时年23岁，既然走上了这个岗位，那就积极努力，尽量干得出色。一天，分管我工作的办公室副主任林绍纲同志通知我，说明日上午9点，杨朔同志要找你谈话，你直接去他家就行。我吓了一跳，到岗已半年多了，我的最高领导又是我所敬重的杨朔同志要找我谈话，还去他家里，真有些意外！绍纲同志看出我的心态，对我说，杨朔同志作为外委会的主要领导，水平高，对工作认真负责、严谨细致，对下面的同志十分爱护。你去他家，尽量放松点，不要紧张。绍纲同志还特别提示我，你前天丢失外事工作机密电话本的事，还没有报告杨朔同志，等找几天实在找不到再报告。因此他找你谈话，不会是为此事批评你，只是谈谈话，杨朔同志喜欢同年轻人接触。

次日到杨朔同志家，开门的是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我一报名字，她就用一种优雅的口吻说：“小伙子，杨朔同志早就在客厅里等你呢！”

这是一座小四合院，当我走到客厅门口，杨朔同志即从沙发起身迎我，我即摆手让他坐着别动，我跨步过去同他握手，但他已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你来我家，就是客人，这同办公室不一样！来客岂有不迎之理？请坐请坐。”刚落座，那位中年妇女即叫的弟媳就端上茶水。不一会，又端上一盘苹果。杨朔指着苹果说，我是山东人，这苹果是家乡人送来的，你自己削个尝尝。我推了半天，后悔自己竟是空手来的。我们的谈话进行了约个把小时。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杨朔同志是位温文尔雅极为细心的人，其文如人，其人如文。他从我的家人和家乡问起，包括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时，突出的是复旦大学五年，有哪些课程？老师是谁？其中有几位老师他认识，谈得更多一些。他曾感叹地说：“你们这一代赶上好好

## 人生 槲英

候了！我们这一代面临的是战事不断，就是进了学校，也是蜻蜓点水，有头无尾！”

第二，关于业余写作问题。他先提出这个话头，说听办公室主任汇报，你喜欢写作，想当记者编辑，到外委会搞外事工作不大情愿，不过这半年多你实际工作积极肯干，我们都看见的！我答自己是中文系毕业生，不精通一门外语，做外事工作是缺胳膊少腿，事倍功半，但我已上了这个岗位，尽力尽责是应该的。杨朔同志把话题转移到文学写作上。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也看得出你的上进心。但是，搞文学创作，有文字表述能力只是基础条件之一。重要的是生活的积累，特别是生活的主宰即人和社会、和自然关系，对各种人群的观察、分析和了解，这是需要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生活阅历的。我说出自己对他的第一篇又一篇散文美篇的喜爱和崇拜，他笑了笑，轻声细语地说：“不少读者对我都评价过高了。盛名在外，其实不符。”他又转了话题，说他的本职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时间搞长篇写中篇，于是自觅蹊径，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转向散文。他同当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业余时间写作，是名副其实的业余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他又把话头直指我说，你刚刚20岁出头，太阳才露尖尖角，又有过去的学习基础，也就先试试当一名业余作者，练练手，功到自然成。至于当前的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先安心做好。今后的路还很长得很呢！

正说到此，走进来一个四五岁模样的小女孩，杨朔赶紧起来哄她。小姑娘退出客厅后，杨朔同志从口袋里掏出我前天丢失的外事工作机密电话本，我心里咯噔一下。于是第三，我受到了一次突发性的严肃而深刻的批评！杨朔同志依然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前天从新侨饭店搭我的车到作协机关，然后我直接回家。我刚下车还未进门，司机老曹又开门下车，递给我这个电话本，说可能是小汪拉下的。杨朔严肃地指出，我把电话本收起来，对谁也没有



一九六一年中国作家协会外委会部分人合影。前排右一为时年二十三岁的本文作者，后排左一为外委会主任杨朔。

## 老友记

徐迅

偷偷模仿张恨水小说标题，写起长篇小说《半新儿女家》。比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第十三回目“约指勾金山结誓后，撮人杯酒小定情时”，他写的第一回的章节，便是“一吻多金曲终人散后，百年永诀烟霞来时。”如此不下十几幅，标题工稳而典雅。不仅给当时的文坛留下一段佳话，也因此还成了张恨水先生一生的好友。

他说，不仅他自己，还有吴范寰、张友鸾、左笑鸿、张友鹤几位，后来都和张恨水先生成了终生挚友。1963年春节，他们相聚在北京西四“同和居”。笑谈间，左笑鸿即席填写了一幅《临江仙》，他奉和了一幅：“大地春回机运好，天空曼舞银蛇，锦团玉簇敬轻纱，十三惊美曼，举世望新年。回首燕山有几老，尚能一醉红霞，卓然挺立耐冬花，门庭雏凤巢，克己正传家。”余兴未了，到了张恨水七十寿辰时，他又集恨水先生小说名作题赠张恨水：“揭春明外史，嘲金粉世家，刻画因缘堪啼笑；喜新燕归来，望满江红透，唤醉迷梦向八一。”

我拜望万枚子先生是1993年。当时他已是八十有八的米寿老人了。历尽人生磨难，儿女成行，他却把一个叫万勇的听障儿子带在一起生活。得知我来自张恨水先生家乡，他便将他写的《张恨水著作扬弃了鸳鸯蝴蝶派的论文交给我。在论文中，他用李煜的《相见欢》填了一词：“问谁依翠黛红？过匆匆，一阵鸳鸯蝴蝶闹春风。潜山泪，群情醉，影重重，应中人生长恨水长东。”把稿子交给我后，仿佛意犹未尽，他又为《张恨水研究会刊》题词：“钟天柱之灵气，底说部之

说，让你着急两天再找你。这电话本里有很多重要电话号码，如果真正丢失，就是一桩失密事件。好在丢在自己人的车上，及时发现，没有发生事实上的失密。做外事工作，第一是授权有限，不能自作主张。第二就是保守机密，不得失误！这样吧，你回机关向办公室主任报告，写一份几百字的检讨，为的是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这次杨朔同志找我的如此亲切友好的谈话，竟以意外受到严肃批评而结束，让我终生难忘！

杨朔同志找我谈话是1961年春天，没有想到这次谈话还给了我练习文学写作的动力。当时我居住在另一位老前辈著名作家赵树理院里的12平方米的平房小屋，每当外事工作之余，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常有一种写作冲动，没有睡意。我首先想起的是我度过童年、少年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家乡江山，她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记！那山，那水，那乡音，那亲人，那民间潜在的文化，不断地搅动着我的心灵。我首先写出了10多首主要是老外婆口传给我的江山山歌民谣，居然被《光明日报》东风副刊选出四首发表。在这一小小波动下，又连续写出完全以家乡江山为背景的两篇散文《哭嫁》和《渡船公公》。《哭嫁》1962年3月发表于浙江《东海》文学月刊，20世纪90年代被浙江省教育厅选为全省中小小学语文参读教材乡土文学作品之一。《渡船公公》后来发表于北京《东方少年》杂志上。现在回想，如果不是我1962年调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直至2004年退休，后来走上了专攻人物传记文学之路，没准儿还有可能继续写作以家乡江山为背景的其他作品呢！

杨朔、韩北屏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但都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后杨朔和韩北屏都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他们的名字也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永久的印记！

（作者系第八屆、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人民政協報原副總編輯。本文發表時有刪節）

大成”。写完，他还无惆怅地推了推他鼻梁上的老式眼镜，缓缓地站起来，吟道：“通俗文学小说先，心远扶摇皖山颠。一笔一挥千百篇，百年纪辰万代传。”

那时我不习惯进门脱衣、出门穿棉袄的北方冬天生活。身上忽冷忽暖，心里也忽冷忽热。近视眼镜便在这冷热的起伏里，雾气蒙蒙的。但“老友”这两字成天萦绕在脑海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触摸着，就弄得自己泪眼蒙眬了——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过去了多少年，现在一提起“老友”，我却想到的是张恨水，想到的是那那万枚子这样一群“老友”。我发觉，由于我接触到了他的这些老友，也影响了我对“老友”这个词的理解——再后来，我发现我在北京工作的所在，竟就在万枚子居住的和乎里街道。近在咫尺。但他家的门，我却一次也没有进过，有时散步到了他的楼前，我也只是在心里默默地送上祝福。

2005年5月18日，万枚子先生以101岁高龄谢世。5月18日，正是张恨水先生的生辰日。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